

# “请把我女朋友踢出志愿者群”

---

 [mp.weixin.qq.com/s/1FF0FOKVovILwS\\_1jn4UAg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1FF0FOKVovILwS_1jn4UAg)

曹彦/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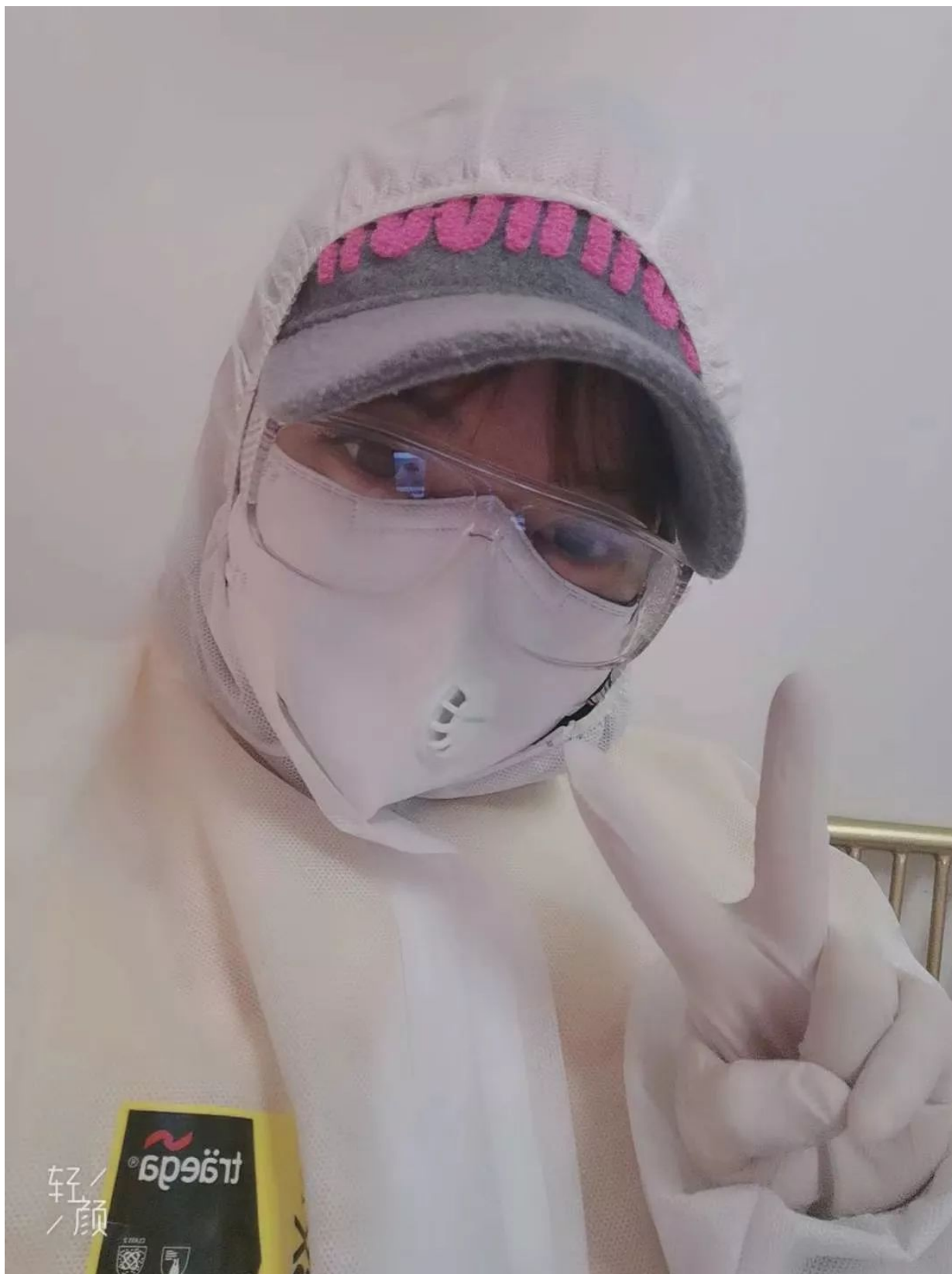
伍杨的一身“行头”几乎把整个人都吞了。

臃肿的棉袄外套着白色的防护服，戴着皱起来的蓝色防护手套，头顶是一个半旧棒球帽，只露出染过色的齐肩短发，透明护目镜下是两层叠加的口罩。她站在那儿握着手机打电话，声音费劲地透出来：“您好，我们是那个志愿者联盟给您这边送物资的。”

伍杨是武汉的普通居民，四十岁，家有老小。疫情蔓延前，她曾去医院看病，与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共处一室，相隔一米远，“太骇人了。”事后她感到后怕，在毫无意识和防护时，与厄运擦肩而过。

武汉封城后，伍杨加入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，贡献出自己的美容院门店作为物资的临时仓库和办公点，并在后方担任纷繁琐碎的行政工作。她自称女汉子，泼辣，有江城人的韧劲儿，但也忙到崩溃过，晚上做噩梦。

互不相识的志愿者们在同频的节奏里处出了特殊的情谊。伍杨想着疫情快点结束，可以和共克时艰的同伴一起吃饭、旅游，不过先要一起抱头痛哭发泄一下，因为“真的太累了”。



伍杨的自拍照。 本文均为受访者供图

以下是伍杨的口述：

突然一下封城了

我是武汉本地人，在国企上班，副业经营美容院，我的门店在江汉区菱角湖万达，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。1月初我有点感冒，咳嗽半个月一直没好，大概五六号我就去了医院。我平时都去新华医院，（因为）人少，结果发现当时医院里已经有很多人都感冒了，注射室、走廊上到处都是人。

医生戴着口罩，问我有没有去过华南（海鲜市场），我说没去过，但是工作在附近。医生说从我的血象看可能有点病毒感染，他当时坚持让我做CT。因为我本身有支气管炎嘛，所以肯定不是那个（病毒感染），我坚信自己状态很好，就拒绝了。他说你签了字才能走，让我在病历本上签字，是我本人拒绝做。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后悔，早晓得当时应该拍一个（CT）的。

当时里面有一个是“确诊”的，中年女性，她就站在我旁边，也就一米远，你想想急诊室能有多大。我看见旁边的医生手上拿着片子，检查了一大堆，医生直接跟她说你这个确诊了，肯定就是的，不要回家了，让家人给你把东西送过来，你这很严重的。我当时就猜想她是不是得了报纸上的肺炎。

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啊，以为是一般的病毒。那时候说不会人传人，所以我们都没在意。现在想想也是蛮骇人，跟她离这么近。我们单位（1月）10号还搞了羽毛球比赛。

后来连续十天左右我都在忙店里装修，没有去关注这个病毒的事情，也没怎么出去。我们一家本来准备过年出去旅游的，封城的头一天，我们还在纠结要不要出去，第二天早上突然一下封城了，不让走了，我们就立马把票都退了。

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。我们就觉得，这个事态突然一下就严重了。

我们小区现在有两例（确诊/疑似），2月11日还在小区群发求助信，儿子确诊了，本来可以去火神山，但因为他妈妈还没有确诊，80多岁，很多地方不收，他就放弃了去火神山的机会，在家里陪伴他妈妈，一定要帮他妈妈找到收治住院的渠道，他才安心去治病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把他妈一个人丢在家里，可能后面就见不到了。他妈妈晕了两三次了，社区也很着急，要排队，没办法，像他这种情况太多了。

### **“请你把我女朋友踢出群”**

1月26日晚上，一个同行知道 I 比较爱好公益，就把我拉到“武汉抗疫志愿者联盟”群里，志愿者联盟是武汉广播电台（注：武汉市应急广播电台、武汉交通广播）主办的，有武大的同学会、一些中小企业领导等。

当时正好群里在招募和分配职务，问“谁的办公室可以贡献一下”。当时很多写字楼都关门了，我（美容院）这栋楼属于公寓楼，所以我就提出来，我说我那边没问题，我的两个店，一个作为仓储，一个作为办公点，我都贡献出来。

第二天早上我们搞了一个发布仪式，下午就开始在这边办公了。最开始我们志愿者报名才16个人，三天的时间就有200个人了。做公益的人比较同频，其实大家互相不认识，但是既然走在一起了就互相信任。他们做什么工作的都有，做锁匠、做建筑、做培训、做装修的都有，还有很多公司的老总。年轻人多一些，女性很多，基本都是在武汉生活和工作的人，就是这次封城没出去的。

很多志愿者为了方便做这个事情，都是独居，老婆和孩子在另外一个地方。每天回去很累，也只能吃胡萝卜、下面条，中午就是方便面。

也有瞒着家里人的志愿者。有一个男生通过他女朋友知道我们，他女朋友先进来，可能有点担心之后就没怎么出来。然后他跑来找我说，你把我的女朋友从群里踢出去，她不让我来。我说她太爱你了，担心你的安危，你要理解她。他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出来。

我的同伴，我们物资组的一个成员，他说每天洗头很麻烦，因为这个病毒会附在身上，特别是他们跑出跑进的，有时候懒得戴帽子，真的蛮危险的，也比较马虎，我就给他剃了头，就像新闻里的医护一样。

### **“我是有A照的人，我不开谁开？”**

我们这边的任务，主要是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、给医院送物资。（团队里）现在跑的车大概有150多辆，运货的大概有四五十辆，有面包车、有四米二的厢式货车，各种车型都有，全是个人出，没有一分钱补贴。

每辆车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车标，贴在车的正前方，警察一般看到都会知道我们是疫情工作者，就不会去（拦）。接单比较多的，我们给他们办了通行证，在交管备案，就可以允许他武汉三镇跑。



武汉抗疫志愿者联盟的疫情防控车辆拿到中心城区交通通行证。

我们从机场、高速路口或者是我们的仓库协助运转物资，分发到各个医院。我有个好朋友看到我来（也加入），他来拖货，很辛苦。从高速路口往仓库拖，又从仓库往外拖，一天来回好几趟，又当司机又当搬运。他早上五点起床出门，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，他说他的手都抬不



起来，这比上班累多了。我说，“你为什么还要来开？”他说，“我是有A照的人，本来武汉封城司机就很少，我不开谁开？”

基本上武汉所有的医院我们全送过（物资）。（一般）由医院发出需求，把情况说明给我们，我们会酌情根据我们的物资存储量进行分配，都是量力而为。只要是分下来的任务，缺什么差什么，我们就来查缺补漏。



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跟拍志愿者给四医院和儿童医院分配物资，医生正在签字确认。

不仅仅是武汉，包括地市，恩施的、黄冈的，只要是有需要的，我们都送了。还有社区街道，还有一线比方说火神山、雷神山这种现场，包括这次协助方舱的一些外地医疗队，我们都给他们送了生活用品和物资。

2月13日，（武汉）天河机场到了七架飞机，有1600个医护人员，从不同的城市过来，饭都没吃，站在那里冷飕飕的。他们有很多行李，机场的人手不够，我们就过来帮忙把这些行李运送到货车上，然后再送到他们相应的酒店，酒店会有志愿者帮忙卸行李。



2月13日，七省市七个医疗队1600人次到达武汉支援，三十多位志愿者在天河机场协助搬运行李。

**“那我陪你回家吧”**

我们给接送医护的车做了改装，手工用泡沫板把前排和后排隔离开，为了保护他们（司机）的



安全。

调度组每天会把医护的需求发到群里，哪个医院的谁要到哪个地方去，我就不断地发单子，然后司机自愿去接。调度组会在后台统计数据。

司机每天很早出去，他们不想浪费自己一身的行头，觉得要多做一点事情，所以他们出去到晚上再回家，基本上一天都在路上。上厕所就得去找公共厕所，脱衣服也很麻烦，又怕脏，所以很多司机也是憋着，有时候开玩笑说“我膀胱要炸了”，很真实的。

护士们很可爱，他们心疼司机那么早（出来）没吃早餐，就会送牛奶送面包，告诉他是从家里带出来的，是干净的，还有送巧克力送糖果的。司机很感动。

我跟司机经常接触，很多司机都会说——我觉得接医护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们在路上会交流一些一线的事情，互相缓解，医护会讲他们穿上防护服拍抖音，会跟司机描述他们是怎么睡觉的，累了以后席地而睡。其实这是互相鼓励，越聊越轻松。



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，司机与医护合影。

有一次（有司机）接的是金银潭传染科的一个医生，他告诉司机不要担心接医护很危险，其实是很安全的，因为他们专门有一个隔离区，洗澡、换衣服，干干净净（从医院出来）。

司机之间也会相互鼓励。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六点多钟，他们就会在群里报到——“出发

啦！”互相打个招呼，不太孤单，也就是说大家都出来了，都正在外面服务。有时候有些护士下班下得晚，（接送的司机）说“还没回去，还在路上”，有人就会说：“那我就陪你回家吧。”边开车边语音聊天。现在路上车辆很少，聊聊天，他就不会觉得那么（孤单）。

司机和医护熟了以后可能会互加微信，提前约好时间，形成一个互动。有一次志愿者说，“我昨天晚上太累了，突然心里不舒服了一下，心慌。”我说，“实在坚持不了就休息一天，我们这不是上班。”他说，“那不行叻，我经常接他们那几个（医护），我对线路熟。”

### **感觉呼吸道都被消毒了**

我做行政这块，负责物资的发放管理、志愿者的资料收集和报名审核，还有调度、晚上订单的汇总整理。



伍杨与其他调度组成员正在办公点开会。

因为公益这一块，有时候分得没那么细，用武汉话说，就是“把这个粑粑（注：米粑粑是武汉的一种传统小食）弄团头”，把一顿饭做好的意思，哪个地方不够圆，你就去捏一下就行了。

刚开始（内勤）只有我一个女的，基本上我一个人每天在这里应付。我是属于女汉子类型的，前期都有点疲惫不堪，这个流程就是让人应接不暇。



我每天早上大概九点多钟出门，有时候晚上十点才回来。出门以后就去办公室，消毒。陆陆续续会有志愿者过来领物资，我们会登记和管控。除了接待志愿者，还有一些社区的、医院的、城管的递交情况说明，申请捐助，所以有时候突然一下会出现很多人。真的是一天打乱仗，一天接待一百多个人，完全不停。

有时碰到中途有货要来，全部扔在门外，然后我下去把货拖上来。我们在18楼办公，仓库在17楼，都是靠人去搬，推车去拖。一吨货可能100多箱，三四个人搬，甚至一个人搬，要搬很多趟。有些货物是到外地的，比方说捐赠给恩施、仙桃的医院，我得开车到顺丰邮寄点去寄。



武汉抗疫志愿者联盟接收日本湖北商会华人华侨龙舟协会爱心捐赠。

穿防护服会很闷，本来冬天又冷，袄子不穿也不行，把防护服一穿，然后一搬货，发一身的汗，又不敢脱，后面（汗）会自己干。





志愿者在搬运物资。

我戴双层口罩，里面戴一个一次性医用口罩，外面戴一个N95，里面那层四个小时换一次，耳朵勒得很疼。防护服脱穿很麻烦，所以说只要你出来，就不要想吃东西，也不要想喝水，也不要想上厕所，全部回家解决。

中午有别人赠送给我们的面包、牛奶、方便面，我们躲在一个房间凑合着弄一下，要不就不吃，能坚持就不吃。一天吃不了什么东西，而且又戴着口罩、穿着防护服。最后累得不想说话，坐着，发个呆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回家。

我出去心理压力也很大，所以我回来进门之前，消毒工作从头到脚，到鞋底都不放过。防护服那些在楼下脱下，拿个塑料袋装起来丢到垃圾桶。站在门外喷消毒液，我老公拿着“枪”对着我喷，感觉我的呼吸道都被消毒了。

然后把鞋子和衣服放到阳台上晾晒，秋衣秋裤虽然穿在里面，但是（由于）心理作用我要把它洗掉，每天换一套。然后洗头、洗澡、洗脸、洗耳朵、洗手，洗无数次手。吃饭不跟他们一起吃，睡觉也是自己睡。

我两个小孩很黏我，每次回家就喊“妈妈，妈妈，回来啦”，（我说）“你们离远一点，不能亲，不能抱，不能碰”，他们就很失望，说“妈妈不喜欢我了”。

### **“谁都可能是谁的救命稻草”**

我从小生活在武汉，一路看着武汉的变化，从小街小巷到高楼大厦。

武汉人很泼辣，爱憎分明。那天我们给青海援助队送东西，他们说武汉人好热情，疫情过后一定要来玩一下。我说到时候我给你们做向导，带你们到处吃喝。

我每天发（朋友）圈，不是为了宣传自己，（是）为了把这种正能量带给那些困在家里的人，让他们看一下，武汉不是没救的，不是没有人管。

那天我去武昌运消毒水，路上我拍了江滩夜景发到朋友圈，龟山电视塔上面写着“武汉加油”、“中国加油”，朋友都很惊讶，竟然开灯（光秀）了，没有人出去还开灯了。我哪一天不发，很多朋友就问你干嘛去了，想看看你在干什么，相当于我们就成了他们的眼睛。



伍杨跑武昌运了一车消毒水。

我们的志愿者平台起来了以后，很多人关心我们，会捐一些物资给我们志愿者，比方说保健品、水果、蔬菜，还有送药送艾灸，给我们排湿祛毒。前几天我发朋友圈征集挂在胸前的香囊（装药粉），立马有人问我要多少个。很快就做好了，做得很精致，五十个一模一样，给我们发快递过来，一分钱都不要。这个事情真的让人蛮感动。

这次（抗疫）很多都是靠民间力量。经常（有人）会评论说，“你很勇敢，你很伟大，如果不是有你们这群志愿者，很多人早就崩溃了。”现在这个时候，人与人之间，都很无助，很恐慌，谁都（可能）是谁的救命稻草。

疫情过后，如果我们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，我相信我们会抱在一起哭的。

**采访：曹彦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18级研究生）**

**指导老师：周婷婷 张小莲**

**戳这里进入**

**[“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实时地图”↓↓↓](#)**



#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实时地图

本期编辑 周玉华

推荐阅读







湖北一天新增万例，到底怎么算的？

更多精彩内容，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

澎湃